

##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下· 李界平

## 伍 共產主義「新社會」與反宗教——(二)

## (二)文化革命

「革命是歷史的動力」，馬克斯這句警語不僅涉及人們的物質的、也涉及其精神的生活。而文化革命則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形成的普遍規律之一。共黨認為，要進一步文化的發展，必須根本地革命地改造一切物質的生產關係，俾能提高工農文化技術水平，克服文化領域中的不平等，掃除意識中的宗教餘毒，把馬克斯思想轉變成每一個人的世界觀，以實現其創造共產主義文化的真正目的。這種「共產主義文化」，如俄共黨綱所云，乃「人類文化發展的最高階段」。

蘇俄「文化革命」大抵有兩點特色：第一，是對文化遺產作選擇的繼承。列寧在共青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社會主義的文化不能「憑空」出現，而是由人類社會很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培植起來的。因此，號召青年「抓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再以這個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列寧強調：「沒有資本主義文化遺產，我們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註卅六）。列寧這裏所說的「資本主義文化」，依俄共的看法，是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的，俄共認為，在每一民族文化和其「剝削階級」文化中，或多或少存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成份。無產階級則是資本主義文化領域中一切最佳部分的繼承者。所以，人民若不「創造地」掌握和儘力發展過去的遺產，就不會也不可能文化革命。

但「保存遺產不意味着受遺產的限制」，「新的任務要求新的大胆的解決，創造性的探尋和勇氣。這些新任務喚起新的創作方法——社會主義的實現方法」（註卅七）。

第二、以共產主義為指導方針。俄共認為，文化革命是新人類形成的統一的總歷程。它包含共產主義形成的全部階段。同時，在社會主義之下，馬

克斯世界觀雖是主導的，但尚未成為每一個社會成員自覺的信仰，「沒有這種信仰，就沒有利用自然與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知識和能力，人們就不能成為文化歷史經歷中自覺的、獨立的創作者」（註卅八）。所以，俄共在文化革命初始，即着手解決文化領域中所謂「純社會主義任務」，如批評和改造過去的文化遺產，同資本主義、以及包含宗教的封建思想鬥爭，擁護馬列世界觀形成的鬥爭，國民教育一切制度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造舊的創造新的知識份子，並在這個基礎上消除勞心和努力代表的敵對性等等。

總之，俄共雖認為每一個國家或民族雖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條件，但共產主義結構的形成乃是普遍的規律性。在一切差異下，只有其所在形成的文化的共同內容才是主要的，而這種內容，乃是由馬列世界觀所決定，它應該具有共產主義的志向、民族性，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特性（註卅九）。

透過這兩種特性的了解，可知蘇俄文化革命的目的，乃是追求文化的「質變」，而不僅僅是「量變」。數十年來，蘇俄雖然以唯物的馬列教條粉飾了共產主義的海市蜃樓，以為數頭多的文化及教育機構點綴了貧瘠的心智園地，以一切方式創造了許多識字的文盲（這些「文盲」只能接觸蘇俄官方讀物，無緣接近流行鐵幕外的思想觀念），但這些裝皮相的裝飾，並不同等於文化結構裏層的改變。而且，由於俄共所倡導的口號的吸收力很快地消失殆盡，徒然只能促使蘇俄人民懷去古之幽思。俄共意圖使人民在無理、思想上作根本更張，僅在排除宗教阻力的努力上，便已心餘力絀有所不逮了。

蘇俄的文學及藝術作品中，隨處可見蘊含的對宗教的讚美（註四十），除了一些散佈各地的古老寺院以外，根本缺少值得紀念的古蹟，宗教意識即藉以得流注在每一代人腦海中。這些作品與宗教密切結合，構成對俄共反宗教鬥爭的強力反抗。俄共御用作家甚至發出了這樣的悲鳴：「革命推翻了神祇，剷除了魔鬼、俗化了聖徒，可是從那裏找到詛咒他們的根據？宗教的

破敗和沒落，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中莊嚴的社會現象，可是，又從那裏找得出這樣的記載」（註四十一）？俄羅斯是一個固執的民族，它的人民不會很輕易放棄以往的記述和信仰。

一度變更曆法（一九二九年）也是蘇俄文化革命的高潮。如建議以「無產階級紀元」（註四十二）、或「蘇維埃紀元」（註四十三）、或「蘇維埃經濟紀元」（註四十四）代替以基督誕辰起始的西曆紀元。對一星期中的每一天，也有新的荒謬的名稱（註四十五）。這些建議由極端的無神論者提出，俄共因恐遭遇其餘廣大人民反對，同時害怕將因此與外界紀事脫節，所以事實上終未見諸實施。

同樣的，宗教紀念節日，如聖誕節、復活節，也曾是文化革命的對象。俄共希望以新訂的共黨紀念節日，如五一勞動節，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代替之，以「榮耀對階級敵人的勝利，以紀念以往偉大的階級鬥爭」（註四十六）。但實際上，俄共所能做的最高限度，祇是儘量使兩者「共存」，以削弱宗教節日的光采，却無法動搖其對人民的吸引力。

除此以外，一些純個人事項如婚姻、洗禮等宗教儀式，也是俄共「革命」的目標。但俄共雖可儘力鋪張十一月七日與五月一日的紀念以掩蓋聖誕節與復活節的慶典，却無法創造宗教婚姻與洗禮的有效代用品（註四十七），俄共的努力，其成效之微不言而喻。

前蘇俄教育部部長倫那查斯基（A. Lunacharsky）有一句名言：「在俄國，宗教好像一隻鐵釘，你對它打擊愈重，它陷入木頭愈深」。即使在斬草除根式的文化革命之下，俄共從理論思想和生活習慣各方面變管齊下，宗教仍仍巍然矗立。

## 陸 結論——蘇俄宗教的展望

共產主義這棵毒草之所以能在蘇俄生根發芽，應當不僅是一種偶然。有些人認為這可歸因於俄羅斯根本缺乏供人依戀的過去的典章文物，在一個作為歐亞兩洲多次戰場所有歷史全是抵抗外族戰爭的國家之內，除了遍地荒丘野塚之外，又還會有什麼值得紀念的事物？由於缺乏古老的傳統（如果竟還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有一些的話，則「宗教」無疑是那個傳統的主要支架和內容），才能够毫無顧忌地從事新思想的試驗，企圖擺脫一般社會原則的束縛（例如：宗教），以並不樂觀的心情，接受那些所謂「永恆」的真理（註四十八）。但我們不要以為俄國人是一羣天生的馴服的奴隸，自願「卑恭地吻主人的鞭笞」，可以極大的耐性忍受一切，俄國人也許比西歐人更能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壓制或虐政，但他們同時是一羣叛徒，不以武士的決鬥精神取勝，而以忍耐及秘密行動取勝，俄國人民在共黨極權統治之下的恭順，這種無聲無臭的表現正是他們戰略的運用。費邊主義者正擅長於等待適當時機作搏浪之一擊。

從以上的敘述，在共產主義對宗教、唯物哲學對人類心性要求的鬥爭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俄共所表現的無可奈何的尷尬，似乎可以聽到俄共所發出的黔驢技窮的哀鳴。以下，願再試就蘇俄宗教，或者毋寧說是共產主義未來的命運作一番推敲。

與落後而充滿了神祕色彩的俄羅斯民族相結合，宗教有其發生之必然性；在共黨極權統治之下，宗教則有其繼存的必然性。此不僅證之昨日為然，即驗之於明日，亦莫不如此。俄共對宗教的挑戰，實無異於對其本身命運的挑戰。

整個的共產主義運動，或者至少其主要部分，似乎不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自史達林死後，共產陣營內流行著對共黨條條重下新的定義，和普遍的對共黨意識發生新的爭論，並且匯為一股「修正主義」的浪潮，這其中，包括共產主義對宗教的態度問題。這種浪潮相互激盪，愈來愈顯得波瀾壯闊。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之一——如其所宣稱的，是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可是反宗教措施勢必在全蘇俄以至於全世界造成兩種新階級：教徒與非教徒。這特別是國際共黨運動中所遭遇的重大難題之一。首先對這個問題發難的，是瑞典共黨及工人領袖賀南Nacharias Hoeglund於一九二三年在其「共產主義與宗教」一文中的討論，他認為共產黨如無限制放任無神論泛濫，最後終將為無神論所淹沒（註四十九）。賀南的見解當時受到俄共嚴厲的批判，直斥為謬論。但近年來，由於國際情勢變遷，俄共用以號召世界人民的口實都已失却時效，「無產階級」和「階級對立」在大部分國家已是歷史名詞，「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民族主義」的呼聲也日漸微弱，國

際共黨乃未敢以一貫態度面對全世界億萬宗教信仰者而無所顧忌。匈牙利、波蘭等國共黨現代修正主義者已經放棄了反宗教企圖，認為在共產主義新社會中不妨容許「神」的存在。與歐廷緊鄰的義大利共黨亦一再以此詢問俄共，甚至蘇俄首領亦開始屈顏卑躬走訪歐廷，大勢所趨已自明顯。

同時，蘇俄國內社會及經濟情勢的變更，亦迫使俄共無法以盲目的非理性的態度面對宗教問題。蘇俄大哲學家貝德耶夫Nicholas Berdiaev曾經預言，一旦共產主義的經濟計劃實現，主要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獲得解決，道德問題必將要求而且獲得較多的重視，宗教思想亦將隨之復甦，這個遠景，並將可能在第二或第三代之共產黨人時見諸實現。由此，我們可以預卜的是：縱使共黨政權能够繼續存在，而宗教是一顆遲發的種子，只要大部分信徒仍能堅持一貫的信念，排除迷信的成份，加上接受西方思想的灌溉（註五十），則宗教仍將在蘇俄開花結實。

x

x

x

x

註一：依據一九四三——四年以還，蘇俄政府對境內各教派所採對策及教派各別存在方式之不同，可將蘇境宗教概分三類：①「俄國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是蘇俄宗教的正統和主流，有二萬至二萬二千所教堂，四千萬至四千四百萬信眾遍佈全國（Vestnik Russkogo Studencheskogo Christiankogo Devizkeniya, Vol. iv, 1957, No. 47, p. 24）其數遠超過一切其他教派之總和，尤多於所有共產主義之支持者。故蘇維埃政權在成立之始即對之特別重視，俄共亦不得不承認其為蘇俄人民文化與政治延續之象徵。②蘇俄「宗教事務管委會」（Council for the Affairs Religious Cuts）統治下，為蘇俄當局正式承認及容忍之教派。「管委會」之下教派有幾，並無官方記錄發佈。但由一九五二年五月參加在柴哥斯克（Zagorsk）舉行的「保衛蘇俄全境教堂及宗教組織和平大會」（Conference in Defence of Peace of All Church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the U.S.S.R.）之教派以觀，至少包括...

### 1. Arminian Church

2.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nly the Churches of Latvia and Estonia were represented)

3. Catholic Church (only its Latvian and Lithuanian dioceses were

represented)

4. All-Union Council of evangelical Christians/Baptists

5. Old Believers (five groups were represented, namely, two national bodies and three local groups from Moscow, Latvia and Lithuania)

6. The All-Union Council of Seventh Day Adventists

7. The Reformed (Calvinist) Church of the Transcarpathian Province

8. The Methodist Church of Estonia

9. The Community of piritual Christians (Molikams) of Baku and Lielis

10. Moslemnd (four different regional Moslem Councils were represented)

11. Central Buddhist Council

12. Jewish Communities of Moscow and Kiev

13. Orthodox Churches of Russia and Georgia

（上見「大會有關資料及文獻集」。Moscow Patriarchate, Moscow, 1952, pp. 12-19）。③指不為共政權重視僅加以迫害之其他視為非法之宗教組織，亦即以不同形式存在為數眾多的所謂「地下教派」。

註二：香港時報，五十六年四月六日。

註三：蘇俄宗教存在的意義和象徵，並不在於信徒人數的多寡或教堂規模的大小，而必須從人民言行、思想和內心深處去探尋，所以，廣大的個別宗教信仰者，雖不與任何教會有關，僅只在生活與行為中依循宗教所定的軌跡，我們雖無法指出其確數，無法加以具體的描述，却未可不予重視，否則任何對蘇俄宗教層面的了解都將是殘缺的。

註四：“The Miracle Working Ikon”, V. Tendryakov, Chudotvornaya, Moscow 1959, p. 65.

註五：宗教之存在於蘇俄本有其長遠的歷史淵源。早在第九世紀中葉，基督教即傳入蘇俄，九八八年成為國教。一四五三年，拜占庭帝國滅亡後

，俄人會自許莫斯科為「第三羅馬」，它「將與世界同存」，「像太陽一樣的照耀着世界」，幾何時却遭遇了赤禍的洗劫。

註六：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毛匪於會見達賴喇嘛時作此表示，後達賴逃離匪區，於接受「法律調查委員會」主席之訪問時透露。

註七：一九五八年一月廿九日，宇努在「全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第三次大會演說時稱。

註八：具體說來，俄共之政策視宗教及教會對其利用價值大小為轉移：①作為向教民傳達共黨意志之工具；②透過教會組織，觀察共黨政策施行之成效；③作為一種點綴品，以籠絡及供外國訪問者參觀。此見諸蘇俄對回教態度之繫於與阿拉伯國家之關係最稱明顯。二次大戰時，史達林對宗教的全面讓步，更是突出的例證。由此，可將五十年來蘇俄之宗教政策作如下之分期：一九一八年以前，俄共羽毛未豐，反宗教僅見於言論而鮮付諸行動。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六，反宗教之發軔時期，法制規章漸告完備。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一，為狂熱時期，反宗教宣傳密鑼緊鼓，無神運動如火如荼，宗教迫害達最高潮。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因對外戰爭，對宗教採寬容政策。一九四五迄今，反宗教由沉寂而復甦，以至於對宗教政策之修正，此可散見各節所述。

註九：最顯著的例證，是莫斯科的狄翁（Tikhon）大主教。他在一九一八年元月將共產黨員逐出教會，並要求所有正教信徒「不要加入這批人間禽獸的任何種類之會社」。又詛咒共產黨徒：「他們的腳奔跑行惡，他們急速流無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惡，所經過的路都荒涼毀滅。他於一九一八年被停止職權，一九二三年被一次事先安排的僧侶大會罷免，並遭受各方面的不利審判。他死後，人們所表現的悲悼和敬仰，及所舉行巨大的全日集體遊行，顯示宗教在俄國還是一股重要力量。

註十：據蘇俄科學院主持的一項研究報告，承認俄共有系統地廢除禮拜堂以消滅宗教傳播的運動，事實上宣告失敗。報告稱：「教堂數量減少，甚至全部廢除，並不能使信教人數相應遞減，相反的，信教的人反會大增」（香港時報五十六年四月六日）。

註十一：由有關立法，可對俄共及其政府對宗教的態度作另一層次的

蘇俄的反宗教鬥爭

了解。根據一九一八年憲法（規定所有公民享有「信仰宗教與反對宗教宣傳之自由」；於一九二三、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三度修憲均無變更），及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規定「所有公民均享有宗教祈禱的自由與反宗教宣傳的自由」；迄今有效），一般的看法是：①憲法雖保證所有公民信仰宗教與反對宗教宣傳之自由，但俄共壟斷一切有關宗教之宣傳，非任何個人或團體所能抗拒。②政教分離在蘇俄如同畫餅，反宗教之規定見諸明文之後（蘇俄有關宗教事項之法律規定見「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from State in the USSR. The Collected Decrees,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s and Ruling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RSFSR and Other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the Ukrainian, Belorussian, Uzbek and Turkmenian SSR's», Moscow, 1926。其後雖有增訂，尚不出該書所彙集之範圍。在這種種束縛之下，無怪乎俄共自稱一切反宗教行為均有法律根據），蘇維埃政權根本無視憲法對宗教自由所殘留之有限保障。③依照共產主義之定義，所謂宗教自由之真意是：「自人民意識中根絕宗教之存在」。④俄共之反宗教政策重複而多變，任何宗教對無神之唯物論敵性愈大，遭遇之迫害愈烈。

註十二：俄共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中，曾以「拖拉機」為題印發數以百萬冊計的宣傳書刊，如「祈禱與拖拉機」、「十字架與拖拉機」之類，其結果一般農民却認為「拖拉機」出於神賜，並把十字架繫於其上。飛行時代的來臨，及太空探險的成功，亦會給俄共莫大興奮。他們載西伯利亞荒僻地區農民乘機遨遊天空，以證明神不存在，並以專書記其盛事（Victor Fink 'Jews in the Taiga', Moscow 1929, pp. 190—4）。一三七年，俄人 Valery Chkalov 飛越北極成功，及後「史潑尼克號」太空飛行完成，俄共均藉為反宗教宣傳之素材。可是這些除了增加蘇俄人民對官方報導之懷疑，充其量只能擴大信徒的宇宙觀，盛讚「神造天地之奧妙」（此語會流行莫斯科工人羣中，列寧遺孀 Krupskaya 夫人曾引為俄共反宗教宣傳之警語，見 *Izvestiya*, April 27, 1937.），而無損於其宗教熱忱。

註十三：Klub, 1959, No. 1, p. 35.

註十四：Ibid., p. 30. 又傳統文學作品、歷史文獻、藝術、音樂中宗教意識的洗刷，也是俄共反宗教宣傳鬥爭的主戰場。



註十五：“On the Social Roots of Religion”, *Voprosy filosofii*, 1958, No. 6.

註十六：一般言之，蘇俄青年之傾向宗教者可概分為三種類型：①真正宗教信徒，主要包括實習修士和修女、出家的和尚和尼姑、將近一百所神學院學生、及在普通學校中成績甚佳，但原則上拒絕加入共青團，避免在大眾場合露面，並繼續參加教會活動之青少年學生；②指嚴格信守宗教儀節、奉行宗教婚禮、使子女接受洗禮、並且拒絕在宗教節日工作之青年，其中據蘇俄報章透露，包含為數甚眾的共青團員。這一類青年雖然明知可能增加自己的困擾，但仍認為宗教是一種世代相傳的傳統；③可稱為「猶豫派」，也是人數最多的一類，由於從蘇俄心智、政治、經濟等生活層面親身的體驗與見聞，及對唯物論理想的幻滅，大多數青年自然易於作傾向宗教的選擇。對於這種情形，俄共起初歸咎於資本主義的遺毒，其後又引用馬克斯階級教條「生活決定意識」，宗教意識的存在是一種落後，最後又承認青年之宗教意識產生及激增，緣於機會不均、物質缺乏、青年無法自由選擇獲得職位（“On the Social Roots of Religion”, *Voprosy filosofii*, 1958, No. 6）。

但實際上宗教信仰主要並不完全決定於外在條件，常只是內心感應的自然結果，在唯物的共產主義重重束縛之下，蘇俄人民自然會有心靈自由的要求，而宗教適足給予這樣的滿足。

註十七：法國傑出的馬克斯主義者格·勞德，即因此以法國共黨名義，叛離莫斯科，對伊里奇耶夫（前俄共中央書記）採反對態度。

註十八：Zagorsk 距莫斯科約四十五哩，是托羅伊茲·遜基瓦修道院（約建於一三三五年）所在地，附近教堂林立，是蘇俄宗教勝地。無神論博物館建於斯地，恰足表現這個國家和宗教的關係。而國家以這種態度對付宗教，否認人民自由決定之權力，決不能使人變成無神論者，反足幫助教會的存在和生長。

註十九：闕此，請參閱馬起華「宗教自由價值及其限制」一文，自立晚報五十六年五月卅日。

編輯 Madame Kostelovskaya, Communist Academy 反宗教單位負責人 Aleksandr Lukachevsky，此外並有一天主教神父 Mikhail Gorev 充任神學專家。

註廿一：Zauka I Zhizn, 1957, No. 11, p. 42.

註廿二：League of Militant Godness 由於其性質特殊，在西方會引起極大之研究興趣，有關著作亦多。其中關於其早期情形的可參閱 Adelf Ziegler “Die Russische Gottlose-Wegung”, München 1932。記述其最初五年反宗教活動的有 Edmund A. Walsh “The Last Stand”, Boston 1931, N.S. Timasheff “Religion in Soviet Russia 1917—1942”, London, 1943則對蘇俄無神運動之興衰陳述甚詳。

註廿三：如一九五四年有十二萬餘名宣傳員，至一九五八年更躍增為卅萬名。

註廿四：宣傳品之發行數量，約為每種八至廿萬冊。另有兩種重要期刊：① “Science and Religion”，一九五九年創刊於莫斯科；② “The Militant Godness”，一九六〇年創刊於基輔。

註廿五：I.N. Yzvor, “What is Religious Sectarianism”? Moscow, 1956, P. 30.

註廿六：引自南斯拉夫米哈齊洛夫著「一九六四年夏天的莫斯科」（載香港明報月刊一卷六期，國雄譯，一九六六，六出版）。

註廿七：見倍倍爾（一八八〇年）「婦人與社會主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五年二月版，四〇三頁。共黨最善於運用這種虛幻的遠景為其謊言的掩蔽而奴役其人民。

註廿八：Pavlov 在世界共黨大會演說中指出，見 Izvestia, April 17, 1962.

註廿九：L.F. Ilchev 在俄共中央列寧九二誕辰紀念會演說語，見 Sovetskaya Rossiya, April 24, 1962.

註卅： “The Moral Code of the Builder of Communism,” Moscow, 1964, P. 19.

註卅一：Ibid. pp. 29-30, P. 31, P. 15.

註卅二：此項之規定，要皆來自前引之基本原則，重申以政治原則代替宗教、哲學及其他一切考慮作為共黨道德基礎之旨意，以滿足其政治要求。

註卅三：同樣字眼經俄共諱以共產主義色彩之使用，便不再具有吾人原本所熟悉之意義，我們必須根據其基本原則來解釋「法典」條文才不至誤解。俄共即據此組成其「倫理架構」謀取代宗教的道德規範。

註卅四：同註卅，十六—十八頁。

註卅五：Ibid. P. 19.

註卅六：列寧全集卅八卷一四三頁。

註卅七：參見「文化革命在蘇聯」，一九六七年第一期「青年共產黨人」。

註卅八：同前。

註卅九：同前。

註四十：有許多作品甚至以聖經命名，如 Nicholas Vinta 的戲劇“*Our Daily Bread*”，Valdimir Dudintsev 的小說“*Not by Bread Only*”等。至於「上帝」、「魔鬼」、「天使」等宗教詞彙在文學園地中更摭拾皆是。不僅此也，蘇俄日常語言及文字符號，同樣沾滿宗教氣息。

註四一：Yaroslaevsky, “*Against Religion and Church*”, Moscow 1932—35, Vol. IV. 原文發表於一九三四年蘇俄第一屆作家會議。

註四二：以一八九〇年歐洲工人階級首次慶祝「五月節」之一年為紀元元年，以五月一日為元旦。

註四三：以一九一七年為元年，十一月七日為元旦。

註四四：配合蘇俄經濟計劃之年代，以每年之十月一日為元旦（見 *Bezbozhnik*, March 10, 1929）。

註四五：對於周日之名稱，有主張改為「貿易聯盟日」、「文化日」

、「共黨日」、「蘇維埃日」等者；有主張改為「無神日」之類者；有主張改為「第一工作日」、「第二工作日」……以至「休息日」者。

註四六：Bezbozhnik, June 7, 1923.

註四七：俄共會創「紅色婚禮」與「十月洗禮」作為代替品，對大部人民而言，僅只是教堂裏紅色的地毯，抑揚的聖鐘，肅穆的氣氛，便都不是能够代替的。

註四八：參閱 Dr. Anatole G. Mazour 原著，李邁先譯「蘇俄的過去與現在」，政工幹校印，四十九年三月，十六至十七頁。

註四九：Yaroslaevsky, “*Against Religion and Church*”, Vol. II Moscow 1933, pp. 544-5.

註五十：宗教是共產主義思想鐵幕最明顯可見的裂罅，蘇俄官方發言人會一再宣稱，蘇俄宗教所以繼續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二：①共產主義尚未獲得世界性的勝利；②受國外宗教滲透的影響。誠然，西方宗教思想、組織及信徒所享有的特權，對蘇俄宗教實有莫大鼓勵。但由於俄共圖謀拉攏、分化資本主義國家，外來的宗教影響常是合法地、甚且在共黨政權護航下進入蘇俄。俄共經常允許國外宗教團體或國內宗教團體相互訪問，經由這種涓滴注的交流長期累積的影響，實足以拓寬蘇俄人民的眼界和心智，加強蘇俄人民的宗教意識和信念。

### 本所出版期刊及叢書價目表

書名	定價	售價	優待價
問題與研究月刊(全年)	六〇〇〇	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
ISSUES & STUDIES	二四〇〇	〇〇〇〇	一六八〇
英文月刊(全年)	八〇〇〇	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中國大陸的新奴隸社會	四〇〇〇	〇〇〇〇	二八〇〇
中共的土地鬥爭	四〇〇〇	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
俄羅斯史	四〇〇〇	〇〇〇〇	二八〇〇
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論文索引	二〇〇〇	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
(中、英文本)	二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
中國共產黨史論(英文本)	二〇〇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